

碑

林

集刊

計十六卷

功遷司

空

林通洽汪汪烏詳詳烏允所謂黃
望之骨而除散騎郎暨世宗即
未幾以援接之功除太鴻臚丞
義陽之後君叅鎮南軍事職掌壘
平初載望府啟建寮佐之選妙
救其熾燒之委投其器械之資乃
幄之任諮以決勝之謀及偽軍一
以君慝誠惟允道

西安碑林博物館編

陝西出版集團
三秦出版社

碑 林

集 刊

(十六)

2010

西安碑林博物馆 编



陕 西 出 版 集 团
三 秦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碑林集刊(十六)/赵力光主编. —西安:三秦出版社,2011.2

ISBN 978-7-80736-922-6

I. 碑… II. ①赵… III. ①碑刻-西安市-古代-丛刊

IV. ①K877.424-5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020303号

碑林集刊(十六)

赵力光 主编

出版发行 陕西出版集团 三秦出版社
陕西新华发行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社 址 西安市北大街147号

电 话 (029) 87205121

邮政编码 710003

印 刷 西安永惠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27.5

插 页 2

字 数 500千字

版 次 2011年2月第1版

2011年2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1-1500

标准书号 ISBN 978-7-80736-922-6

定 价 70.00元

网 址 WWW.sqchs.com

《碑林集刊》编辑委员会

顾 问	强 跃	王金青	张 云	王文轩	张 岩
主 编	赵力光				
副主编	韩 钊	王原茵	张蒙芝		
编 委	王其祎	陈根远	樊 波	景亚鹏	张安兴
	贺 华	刘东平	殷慧明	杭志强	王辉宇
	薛建安	王希勃	吴元波	罗可成	
编 辑	郑红莉	王庆卫			



2010年5月，陕西省副省长景俊海莅临我馆新石刻艺术馆指导工作。



2010年8月，国家文物局副局长顾玉才视察我馆新石刻艺术馆。



2010年5月，我馆向台湾中台禅寺赠送碑石拓本。

试读结束：需要

本馆在线

www.ertongbook.com



2010年10月，首届西安碑林书法艺术节在我馆举办。



2010年10月，我馆在马鞍山市博物馆举办西安碑林名碑拓片展。



2010年10月，我馆举办第十五届国际临书展。



2010年10月，原全国政协副主席张思卿来我馆视察。



2010年5月，我馆新石刻艺术馆正式对外开放。



2010年9月，我馆举办纪念颜真卿诞辰1300周年第二届国际临书展。



2010年9月，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博物馆副馆长来我馆参观。



2010年12月，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李裕民教授应邀来我馆做学术讲座。



2010年10月，陕西省博物馆学会相关文化产业专业委员会成立大会在西安召开。

目 录

西安碑林藏佛教造像艺术略论 赵力光(1)

新 出 墓 志

新见唐《常昌墓志》考 李雪芳(12)

唐《韦余庆及妻裴氏墓志》考释 张 婷(15)

唐《李遂晏墓志》说议 杨 娟(19)

新出三方唐代齐氏墓志铭考释 陈财经 王建中(22)

西安碑林新征唐《邓玄挺墓志》考 武天合(34)

读 碑 札 记

读唐代墓志札记三则 程 义(39)

唐《内人兰英墓志》释读 陈丽萍(48)

——兼谈唐代后妃的收养现象

读《胡永墓志》 侯纪润(57)

再读元《耀州知州冯时泰墓志铭》 杨 洁(62)

碑 志 研 究

北周末年至武周时期袭爵制度考索 景亚鹂(69)

——读唐《史怀训墓志》

生死之间 王庆卫 王 焯(82)

——唐代墓志中新见挽歌研究

颜真卿《多宝塔碑》原立地问题考辨 马志祥(108)

- 唐代姚闾及子姚伾、姚侑墓志的学术价值 赵振华(118)
- 唐《淮阳公主墓志》考 陈忠凯(127)
- 明正统朝修造“下番海船”与下西洋之役 周 郢(131)
- 《郭琰墓志》中的相关史料初探
- 张勋等复辟党人与泰山斗母宫 田承军 马建飞(135)
- 从泰山《重复斗姥宫增修记碑》说起
- 《平江路总管周侯兴学记碑》考释 金 迪(142)
- 兼谈元末张士诚割据政权下吴地文人的政治走向

文史论坛

- 秦墓棺槨制度试析 郑红莉(151)
- 汉代画像石规矩图的图学及其文化意义 刘克明(157)
- 《博物志》由杂家类入小说家类考 张 勤(169)
- 苏轼《集归去来辞诗》刻石与清人的苏轼接受史 傅清音(173)
- 纹样史研究方法综述 山本谦治 著 贾 梅 译(179)

文献天地

- 隋代令长辑存附考(下) 周晓薇 王其祯 陈英哲(184)
- 《唐刺史考全编》补遗 赵望秦(250)
- 关于北朝墓志记时法的使用与记时校正 赵海丽(290)
- 碑铭所见咸阳地名考 刘卫鹏 许亚飞(299)

文物丛谈

- 《玄秘塔碑》与《回元观钟楼铭》 路 远(311)
- 西安碑林藏柳公权书迹刻石
- 唐景云钟诸种拓本与相关问题考论 罗宏才(322)
- 西安碑林藏管道升书《松雪翁修竹赋》刻石献疑 段志凌(331)
- 1907年何乐模仿刻景教碑的活动及其影响考述 董秦蜀(339)
- 海内孤本《大代华岳庙碑》考 张永强(352)
- 兼与《嵩高灵庙碑》比较研究
- 明刻本《分类补注李太白诗》赏析 黄小芸 刘莲芳(368)
- 西安碑林九部古籍入选《国家珍贵古籍名录》略述 罗宁丽(377)

书艺漫笔

- 浅谈康有为书法艺术的当代意义 张建华 南 岩(385)
- 解读一段尘封的历史 高叶青 高 嵘(391)
- 《爨宝子碑》与《爨龙颜碑》赏析

新书评介

- 览陵墓雕塑 沐大汉雄风 陈根远(397)
- 读《中国陵墓雕塑全集》“西汉卷”、“东汉三国卷”
- 《景教与〈景教碑〉》读后 张淑琼(401)
- 观碑石之瑰宝 览文献之大成 章红梅(404)
- 《汉魏六朝碑刻校注》评介

博物馆学

- 追忆周恩来总理参观西安碑林 卢桂兰(408)
- 千年碑林展新颜 张 云(412)
- 西安碑林新石刻艺术馆暨《长安佛韵》陈列特色
- 试论博物馆讲解员队伍的等级管理 贺 华(420)
- 以西安碑林博物馆为例

文物保护

- 对三件菩萨造像的保护修复 牟 炜(425)

补白

- 我馆科研人员应邀参加国际学术研讨会 寒 山(47)
- 唐代赴日乐师皇甫东朝墨书陶器在奈良出土 韩 钊(178)
- 我馆邀请北京大学李淞教授做学术报告 子 彧(289)
- 西安碑林向台湾中台禅寺赠送拓本 贾 梅(330)
- 我馆藏两部古籍入选第三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 罗宁丽(338)
- 西安碑林博物馆派专业人员参加各种业务培训 碑 林(407)
- 西安碑林名碑拓本走进马鞍山 张建华(424)

Main Contents

- Zhao Liguang
Preliminary Discussion on the Buddha Statues Collected by the Xi'an Beilin
Museum (1)
- Chen Caijing & Wang Jianzhong
Textual Explanations and Criticism on the Newly - Discovered Qi - Family
Epitaphs of Tang Dynasty (22)
- Cheng Yi
Three Reading Notes on the Tang Epitaphs (39)
- Chen Liping
Textual Explanation on the Tang Epitaph of Lady Lanying (48)
- Wang Qingwei & Wang Xuan
Live or Dead: Studies on the Coronach Found in the Tang Epitaphs (82)
- Zhou Ying
Preliminary Studies on the Textual Evidence of the Great Voyage By Zheng
He from Guoyan Epitaph (131)
- Zhang Qin
Textual Research on the Book that Bowuzhi should be Categorized into
Fictionist Rather than Eclectics (169)
- Zhou Xiaowei, Wang Qiyi & Chen Yingzhe
Textual Researches of Sui Magistrates Recorded in the Epitaphs (Part II) (184)
- Zhao Wangqin
Addendum of the Book Complete Collection of Prefectural Governor Cishi of
Tang Dynasty (250)
- Lu Yuan
The Xuanmita Stele and the Bell Tower Inscription of Huiyuanguan (311)
- Luo Hongcai
On the Various Rubbing Copies of Jinyun Bell and its Relative Issues
..... (322)

西安碑林藏佛教造像艺术略论

赵力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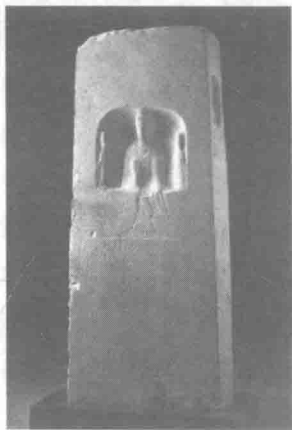
西安碑林迄今已有九百二十多年的悠久历史，向以收藏碑刻而享誉海内外。院内丰碑大碣林立，名碑荟萃，所藏各类碑刻达四千余方，被誉为“书法艺术的圣殿”。与这四千余方碑刻藏品相映成辉的，是西安碑林博物馆收藏的数量众多的古代石刻艺术品，它们大致可分为陵墓石刻、宗教石刻和其他石刻三大类，均具有很高的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特别是其中的佛教石刻造像，总数达四百余种，不仅时代跨度大、品类丰富、工艺精湛，而且其造型风格还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

佛教肇始于古印度，在两汉之际传入中国，对中国的文化艺术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长安在古代长期是中国政治、经济、宗教和文化的中心，又是古丝绸之路的地理起点，因此成为佛教及造像艺术从西域传至中原的中枢。它不仅在相当多的时间里得东渐的佛教文化风气之先，更是外来文化与本民族文化融合、创造出新的文化形态并进而辐射全国的文化原点。长安自西晋开始就成为北方佛教传布的中心之一，西晋太康七年（286），世居敦煌的高僧竺法护在长安青门外立寺修行，并翻译佛教经典150多部，他在长安期间“德化四布，声盖远近，僧徒千数，咸来宗奉”（《出三藏记集》）。东晋十六国时期，道安、鸠摩罗什等名僧云集长安，弘传佛教，佛教“设像行道”的传播特点，促使长安的佛教艺术也随之兴起。据《长安志》卷5载，后秦的统治者姚兴曾在长安“起造浮图于永贵里，立波若台，居中作须弥山，四面有崇岩峻壁，珍禽异兽，林木极精奇。仙人、佛像俱有，人所未闻，皆以为希奇”。虽然当时的佛教艺术遗存没能保留至今，不过透过文献的记录，可以看到一种独特的艺术形式伴随着佛教思想的传入已被带入长安。当这种外来艺术与本土的神仙思想及艺术题材相碰撞后，形成了仙人神兽与佛像交融并存的特殊艺术风貌，这也是佛教艺术在中国刚刚兴起时的特有现象。南北朝时期，长安不仅是佛教传播的中心，更成为佛教艺术的重镇。至隋唐时期，伴随着佛教的隆盛，作为都城的长安佛教艺术也达到鼎盛。自北魏起，长安地区便有大量佛教艺术的实物留存下来，除石窟和摩崖造像外，更多的是单体石造像，它们现今主要收藏于西安碑林博物馆和耀县药王山博物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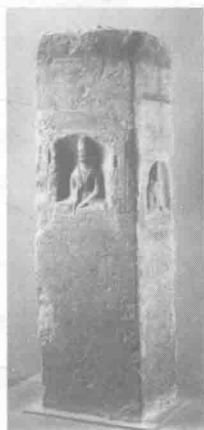
* 赵力光：西安碑林博物馆研究员

西安碑林博物馆所藏的佛教造像时代跨越了北魏至明清各代，数量众多，形式多样，风格各异，基本构建起长安地区佛教造像艺术的发展序列。单体石造像按形式划分主要有：造像碑、造像塔、背屏式造像、龕式造像、单尊造像等。不同时期所流行的造像形式也不尽相同。北魏时期关中地区的佛教造像多以乡土气息浓厚的造像碑以及民间雕造的小型造像为主体。造像碑是佛教造像的一种独特形制，它将中国传统的石碑造型与外来的佛教造像艺术相结合，取石碑之外形，再于其上开龕雕凿佛像，同时刊刻发愿文、供养者姓名等铭文，形成了造型艺术与文字题记相结合的独特样式。造像碑滥觞于四至五世纪，兴盛于六世纪中叶，消退于七世纪中叶，为北方地区民间造像的主要形式之一。陕西地区目前所见最早的纪年造像碑为藏于陕西耀县药王山的北魏始光元年（424）《魏文朗造像碑》，这亦是中国已发现最早的佛道合刻造像碑。造像碑按形状划分，大体可分为两种：一种是顶部平整的方柱形（或扁方柱形）；一种是螭首或圆首的扁体碑形。通常于两面或四面开龕造像，有单龕和多龕之分，在佛龕四周再以阴线刻或减地平雕的技法雕刻出建筑、供养人、伎乐飞天、狮、龙、虎等藻饰，佛龕和藻饰的空处刊刻发愿文及供养人姓名。造像主尊以释迦牟尼为主，另外还有弥勒像，释迦、多宝并坐像及千佛、维摩变等。

我馆所藏熙平二年（517）《邑子六十人造像碑》（图一）是方柱形造像碑的典型，高198厘米，宽82厘米，厚44.5厘米。这是一尊佛道合刻造像碑，碑阳开圆拱形龕，内刻一佛二菩萨像，龕楣饰火焰纹；碑阴雕刻头戴道冠、手执羽扇、着交领束腰长袍的天尊像，造像形式模仿佛像，面相清秀，衣纹细密流畅。此尊造像的风格特别，佛、道像头部硕长，佛龕为火焰纹，道龕为屋形，供养人形象清瘦，当是北魏迁洛以后受南朝文化影响所致。同属这一类型的还有北魏《田良宽造像碑》（图二），亦是四面开龕。这种佛道合刻的造像碑，是陕西关中地区造像碑的特色，体现了佛道交融共存的状态。



图一 邑子六十人造像碑



图二 田良宽造像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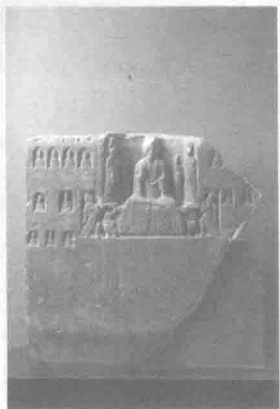
图三 朱辅伯造像碑

碑形造像碑则更多地模仿了汉代以来石碑的形制，或作圆首，或于碑首雕刻螭龙。

如1959年陕西华县出土的《朱辅伯造像碑》(图三),雕造于北魏建明二年(531),高178厘米,宽85厘米,厚20厘米。碑首雕刻四螭下垂,碑座佚,整体布局丰满,藻饰华美,雕刻精湛。碑阳开三层佛龕,最上一层龕位于碑额部,龕内主尊着菩萨装,磨光高肉髻,作倚坐式。碑阴碑额龕内主尊像亦类似。此种佛头像与菩萨装相结合的造型较为少见,从其所处位置、坐姿等分析,表现的应是弥勒造像。北魏时期,弥勒造像有两种造型,一是据《佛说观弥勒菩萨上生兜率天经》雕造的菩萨装弥勒,表现了弥勒从人间上升兜率天为一生补处菩萨的弥勒上生信仰;另一类是据《佛说弥勒下生经》、《佛说弥勒下生成佛经》等雕造的佛装弥勒,表现的是弥勒未来从兜率天下生到人间成佛的弥勒下生信仰。《朱辅伯造像碑》的弥勒造型,将磨光高肉髻的佛的面容,与菩萨的装束结合于一身,很可能是造像者希望把对弥勒的上生信仰与下生信仰结合在一起,达到兼而信之的目的。碑阳中层之中凿大龕,内雕一佛二菩萨。两侧各凿一小龕,一侧龕内为菩萨像,另一侧龕内为头戴冠、身着右衽交襟衣作世俗装扮的人像。此二龕表现的当为文殊、维摩诘图像,典出《维摩诘·问疾品》。该碑碑阴从上至下亦开三层龕,第一层如前所述为弥勒造像。第二层龕内雕刻结跏趺坐双佛并坐像,手均施禅定印,按照图像特点,应是据《法华经·见宝塔品》雕造的释迦、多宝佛并坐像。《法华经》为大乘佛教的重要经典,西晋太康七年(286)竺法护在长安译出《正法华经》,后秦弘始八年(406)鸠摩罗什又于长安重译《法华经》,促使法华思想在长安广泛传播,因此,释迦、多宝对坐像也成为北魏时期长安造像的重要题材。

《朱辅伯造像碑》与同出另外三方朱氏家族造像碑:北魏延昌元年(512)《朱奇兄弟造像碑》、北魏普泰元年(531)《朱法曜造像碑》、北魏《朱黑奴造像碑》,佛像的造型风格相近,均为着“褒衣博带式大衣”的秀骨清像式。衣纹的处理采用直平阶梯式手法表现,着重线条的装饰意味。宽大的衣裾层层交叠,覆于佛座,形成所谓的“悬裳座”。从这批造像碑的风格、佛像服饰及雕刻技法来看,受河洛地区造像碑影响较大,反映了河洛地区造像艺术对陕西佛造像的影响。

西安碑林还藏有几方西魏时期的造像碑。如西魏大统三年(537)《高子路造像碑》(图四),此为一残断的造像碑,上半截已佚,高81厘米,宽82.5厘米,厚32厘米。正面造像为一坐佛、二菩萨、二弟子、二力士、二护法狮及发愿文。主龕左右开有多排小龕,龕中为坐禅弟子和世俗信徒。主要供养人高远刻于主龕左方,一立像、一坐像和一骑马像,各像均有榜题。从榜题可知,此造像碑是频阳县令高远及家眷于西魏大统三年所造。频阳,以县在频水之南而得名,故城在今陕西富平县东北,西魏时为京畿重地,现有西魏文帝永陵及北周文帝成陵。



图四 高子路造像碑

造像碑中高远及家眷被刻作千佛状，每人一龕，龕上又刻大树，以示其坐禅环境，这种形式少见于造像碑。

这些北朝造像碑上的题记，内容广泛，包含了许多重要的历史信息。如其中由关中地区鲜卑、羌、氐等少数民族供奉的造像碑，反映了民族融合的进程；发愿文中涉及当时社邑、家族、佛教组织等情况的内容，也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此外，这些铭文的书法古拙质朴，别有意趣，亦为人们所珍视。



图五 景明四面造像



图六 和平二年释迦坐像

造像塔可分为单体和多层塔两种。1949年陕西省查家寨出土的《景明四面造像》(501)(图五)，高60厘米，宽56厘米，厚50厘米，外形大致呈正方体，顶部和底部平整，四面开龕，根据其形状推测，原本应是多级造像塔中的一层。正面龕内雕刻一佛二菩萨，佛结跏趺坐，手作施无畏与愿印，身着双领下垂袈裟，衣裾自然下垂、悬于座下，身后配舟形背光，并刻小化佛。佛像丰厚慈祥，菩萨姿态婀娜。龕楣与两侧雕饰千佛，龕下刻有一排供养人像。造像碑其余三面与正面的整体格局相似，但局部略有差异，显得浑然一体又富于变化。

此外，背屏式造像亦是北魏时期的主要造像形式。如北魏《和平二年释迦坐像》(461)(图六)，1974年西安市西关王家巷出土，高65.5厘米，宽38厘米。佛结跏趺坐于方形束腰台座上，施禅定印，身着袒右式袈裟、并敷搭偏衫。波形发髻，双目下垂，神情宁静、端庄。佛之左右各立一胁侍菩萨，身后的舟形背光从外至内雕刻涡状纹、飞天、火焰纹、小化佛和莲瓣纹。释迦的整体造型与“凉州模式”和云冈一期的“昙曜五窟”造像有很多共通之处，表现出了北魏前期佛像的特征：既有犍陀罗佛像的遗迹，又带有秣菟罗艺术的影响。如释迦的波状肉髻来自犍陀罗佛像波浪式卷发的影响；袈裟衣褶以直平阶梯式手法表现，则又体现出秣菟罗细密凸棱衣纹的遗风。在造像背光反面还以浅浮雕的手法雕刻了复杂的图案，可分作上下两部分。上半部为礼菩萨图，正中雕刻弥勒菩萨，头戴华鬘冠，袒上身，下着裙，双手交叠于胸前，交脚坐

于束帛座上。其下方刻有众听法天人和供养菩萨。下半部分三层，浮雕佛本生、本行故事，并刻有榜题。画面内容有“太子降生”、“七步宣言”、“九龙浴太子”、“阿夷占相”、“婆罗门八人乞象”等。佛本生故事和本行故事合刻的形式，大多出现在北魏前期的造像中，因本生故事宣扬的是小乘佛教的苦谛思想，故在佛教传入中土的早期多有这类题材，但在内地大乘佛教兴起后，本生故事题材逐渐消失。《和平二年释迦坐像》造像上的“婆罗门八人乞象”本生故事，在现存的单体造像中未见。

又如北魏皇兴五年（471）雕造的《皇兴造像》（图七），1949年前陕西省兴平县出土，高87厘米，宽55厘米。正面圆雕交脚弥勒像，坐于狮座之上。弥勒为波纹高肉髻，面相丰满，隆鼻厚唇，身着通肩式大衣，衣纹厚重交叠，带有明显的犍陀罗风格。其身后为舟形背光，雕刻有莲瓣纹、火焰纹、忍冬纹及小化佛等图案。佛之双足由一天人托举，表现的应是帝释天擎弥勒双足从兜率天宫降生，出自义净译本《佛说弥勒下生成佛经》的描写：“当尔降生时，千眼帝释主，躬自擎菩萨，欣逢两足尊。”背光后面以减地平雕的手法刻七层佛本生、本行故事，每层再分为二至三格，共十五幅画面，表现了“九龙灌顶”、“树下思维”、“太子降生”、“阿夷占相”、“乘象入胎”、“礼佛图”、“七宝图”、“一种七获”等内容。在雕刻手法上，工匠们沿用了东汉陕北画像石所惯用的减地平雕加墨线刻画细节的手法，又与外来的立体雕刻的样式相结合。



图七 皇兴造像

这两尊背屏式造像可谓北魏早中期佛教造像的代表之作，可以看出弥勒信仰在北魏前期已非常流行，其造型多是据弥勒上生经雕造的菩萨装弥勒，并作双手叠胸、交脚而坐的印相。在佛像背光之后雕刻连环画形式的佛本生、本行故事的造像样式也具有浓厚的地域特色。由以上北魏至西魏佛教造像的代表之作可以看出，这一时期关中地区多以民间雕造的造像碑及小型造像为主体。造像的题材和内容与十六国、北魏以来竺法护、道安、鸠摩罗什等一批高僧大德在长安地区所译出的佛教经典密切相关，故释迦像、弥勒像、释迦多宝并坐像、文殊维摩诘像成为这一阶段关中造像所流行的题材。雕造技法上灵活运用了浮雕、透雕、减地平雕、线刻等多种方式，并将传统样式、民间趣味与外来艺术形式相交融。同时，这一时期的造像风格及其演进过程，又与中原地区大体相同：北魏早期的作品均带有明显的外来风格特点，至北魏中晚期逐渐汉化，出现了着褒衣博带式佛装、秀骨清像的佛像样式。北周至隋是佛教造像艺术的重要转型时期，北周王朝建都长安，虽然国祚短暂，但佛教盛行，寺院林立，长安地区出土了众多的佛教造像。这一时期除了造像碑和单体小型龕式造像继续在长安地区流行外，大型圆雕单体立像骤然增多，这与北周时期高官显贵崇信佛教、大造佛寺